

李長之著

星 的 頌 歌

中國詩藝社叢書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目次

題記

第一輯

一個年青的苦悶

第二輯

夢林度

抒情小詩一尊

夜和晝

罪惡

漫步

述感

想
代 言
無 題
北 海 之 夜
我 想 到 她
那 一 剎 那
星 的 頌 歌
我 只 要 我 底 她
理 智 的 情 感
贈 歌 德
夢 境
檢 舊 信
我 願 意
嫵 媚
月 下
月 色

我想了
殘影

第三輯

..... (38)

清泉

我出遊

庭院

贈一個女孩

北海夜遊

我沒有第二句話說

的發現

第四輯

..... (39)

個友人的談話

工廠

人生幾何
譴責
女嬰之歌

題 記

李長之

這是我自第一個詩集「夜宴」出版以後，從廿三年到現在所作的詩的第二個結集，其間的歲月已經五年，選入的詩，是長長短短一共三十八首。

人是苦于不能自知的，尤其關於自己的詩。不錯，我常談別人的詩，我也常談自己的詩。可是在我談別人的詩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話很清楚，我的意思很明確，愛與也不大變更，一轉到自己就每每適得其反了。因此，我現在不願意對自己的詩說什麼話，一切的一切，敬謹聽命於讀者。你說這是糟粕，我也不辯解，你說我不該寫詩，我也不想因此自殺。我只知道填寫的時候，為一種不得不寫的力量壓迫着而寫，寫完以後，便已經卸責了，如此而已。

廿七年根本沒有寫詩，其他年份却也有些詩稿是找不着了，這回的選擇，便只以手頭所餘的為限，重又剪鈔自己的詩稿時，或觸萬端，單又有什麼呆話來惹厭讀者，所以趕緊帶住。是為序。

廿八年六月廿二日，重慶沙坪壩。

第一輯

一個青年人的苦悶

廿三年八月——廿五年四月……

一個青年人的苦悶（長詩）

序

這篇東西（其實不如說是這「堆」東西）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八月到今年的四月間寫成的，大概是自我的第一個詩集夜宴收好了以後，我覺得常有某種一致的情緒在我的周圍了，隨時寫下的東西，我便想歸併在一起，我要有一個總的名稱予它，於是叫一個思想家的苦悶。

我本來是打算有感觸就寫下，以筆就隨時潤色，有機會再一線穿成的，至於要用長詩的形式呢，還是一篇詩劇呢，却還沒有一定，——也許是後者的吧；為要使其客觀化，也便是採取了那樣的题目的原故。

現在之改題，乃是因為究竟我的情感還超過理智；這種苦悶，或者就還在我年



青，難聯想，所以便成了現在的題目了。

這樣的苦悶，因為也許已經過去（我但願如此），我不想再預備儲蓄，把「穿成」俟之異日了，於是將二年來的斷稿，補綴成篇。詩分三個段落，在第一個段落裏，我說的是主觀上的空虛；第二段落裏是幻滅，第三個段落裏却是窮則變，變則通，苦悶也不苦悶，苦悶也不要緊了。用詩裏的話說，總是我苦悶的三部曲。最後的幾行，算是我現在的態度，或者就是解脫吧。——說不定却是另入了了一個圈。

個人的苦悶，在個人看雖然是很重要的，在別人看也許就歸入身邊瑣事之類。我知道這苦悶或者在意識上很空虛（因為我不會按意識去苦悶），好在我只在求真，也就算了。

卅五年五月一日記

(一)

情緒湧溢的太容易颯動情絲了，
思潮奔騰的太容易陷於沉思，

苦悶！

苦悶！

我得到她靈魂的，我得不到她的身體，
我得到她身體的，我得不到她的靈魂。

若使憂能傷人，

思亦如之！

苦悶！

苦悶！

舉世盡滔滔，

何處有哥倫？

不能不求幻想，

幻想是大孩子玩白肥皂泡，

花花綠綠，綠綠花花，

剛剛好看，

可是，終於

破了，剩下的却是

更清楚了

宇宙的本相，

——一團陰影，

慘淡又枯窘。

哭麼，呵，對了，

黑黑的夜裏，

淚可以當酒，

多多少少，

身上起一點暖流。

(二)

人生是永遠不能解的一環，
我要妥協呢還是進取？

要知足，

真個是人家騎馬我騎驢，

就怎麼樣低微，受辱也知足？

不！要進取

進取就有我的理想

但理想永遠不可獲得，

理想的尺度也還越來越漲。

這樣我還是在苦惱呵，

即使發了狂！

即使發了狂！

(三)

我要狂暴的附解呢？

大風大風好，

大雨大雨好

我願意暴濤急流，

把我飄浮在海涯，

我願意鉅大的閃光，

在廣漠的野裏，

微上微下。

我的熱血往哪裏灑呵，

我的熱氣往哪裏澆呵，

我願意被颶風吹送，

我願意被湍流沖走。

我願意狂暴，

我願意一切毀掉！

(四)

我的情感洶湧了呵，
是同樣的情感洶湧的，我當然熾愛；
我的情感洶湧了呵，
是同樣的讓我平靜下去的性格，我更
追憶。

可是和我相同的呵，
如何能和我永久？
和我不相同的呵，
又如何能接受？

我將要永遠陷在空虛的深淵裏了，
我將還是我苦悶的自己了！

(五)

宇宙的寂寞呵，
天地的容忍！
生我而為人，
給我以理性，
然而眼前一頓呵，
給的是多麼謬妄！
也給我了感情，
然而那裏有去處
能把感情用？
狂風裏的大白楊聲，
聽吧，蕭殺，悲怨，如許的哀愁，
殘忍的天地，
寂寞的宇宙！
抓到什麼？
空虛，

空虛！

有一個人的人麼？

呵，要不沒有感覺，要不沒有理解，

一切的一切，在他們眼前滑過，

卑賤，瑣屑，庸俗的危險裏，

他們失掉了自己，

他們也無從知道悲哀，

只有隱晦地笑，笑嘻嘻，

年復一年，

日復一日。

寂寞的宇宙，

殘忍的天地！

呵，我要溫暖呵，

可是一開口，就是冷氣，

我要力量呵。

周運却是無權，如泥，

我要擁抱什末呵，

別人向你吐口唾沫，打噴嚏，

嘲笑了：醒醒呵！偉大的時代呀！

可是人們欠了欠伸，閉上眼，

去休息。

我喊得越高，

人們越像利用這喊聲去催眠，睡大覺。

我痛哭，我惡罵，

人們睡了，要不，是餓了，

沒勁藍色，

那像和暖？

迷迷裏睡得一點，

也怨你爲什麼不好好的睡，

攪了別人，亂了秩序。

上帝呵，你是徹底的愚妄者，
一切形象，都是你這愚妄者的施設！
寂寞的宇宙，殘忍的天地！

二

(一)

走了這麼些荒地，
絕了，是一切聲音，
我有眼，眼沒有什麼可見，
我有耳，耳沒有什麼可聞。
好一片無邪的潔白的清水，
我拾起塊美麗的石片，
投吧，
我要聽聽那水聲，
可是，

並沒有罪，
石片也失了蹤。

(二)

我不能擁抱那深藍的天麼，
(我為什麼沒有那麼大的臂膀？)
那麼深深的可愛的藍；
呵，我又不能化一陣清風，
(只求化一陣清風，)
讓我緊緊地貼着地臥，
把廣漠的青青的草地擁吻，
把青得那末可愛的草地狂吻。
呵，來了位
那麼可愛的女郎，那麼可愛，
我一見，就覺得可以託我的胸懷，
我正要把我的靈魂存放，

可是她羞怯的悄悄的去了，
我失掉了自己了，
我只有咀嚼，重又咀嚼
自己的創傷。

(三)

明媚的春光，
飄浮在
濃的
油樣的
綠水上，反映在
兩岸
披拂的
撩人心胸的
柳梢上，
呵，我這時甦醒了
的靈魂

待要解放；

我願意飄浮在，飄浮在
寥闊的海濱水涯，
可那無際的波濤
帶了洶洶的浪花，
我知道那是另一番熱鬧呵，
我只好依然
被逐還家。

(四)

落了的花瓣，已經透入水流，
新落的花片，還飄飄不休，
何時能止愁？
何時能止愁？
縱然虛幻的情絲早已渺茫，
可是那夢魂中的慰安的，

歌 頌 的 星

依然相欺相就，

壯麗的閃光，

在雨田裏豁然開朗，

誘引我決捉回，

它又躲藏。

美的幻影，

建在她身上，

捉得了，

幻影終於證明平常。

(五)

我應該把一切都拿來作為我用的，

我不該把我供給了別個的犧牲。

我能投降於苦悶麼，

我能屈辱於情慾麼，

不必天上的仙音，

不必地下的清泉，

我應該自己能作自己的擺舵，

自己作自己的導星。

我內裏如一派鎔漿，

我外面如老人的頭髮那樣瘋狂，

為什麼意志渾身冰水，一點也不飽堅強。

我為什麼有如許淚，

簡直近於女人。

(六)

無名的煩惱，

懷裏心裏起了火苗，

自燻心上昇，迴繞，

把我糾纏了，
人人呢，自顧自，
各顧各，
慰安是妄想，
憎惡是公道。

一個人在奮勉求進，
反倒遇見了這些魔津，
工作這麼多，
然而隨那毒質：怠惰
在血液裏越法周流；
人在時時想鞭策自己走上軌道呵，
却又時時想從軌道裏溜走。

這麼懶，
一想起就恨不得把自己摔為碎片，

每每在山林裏，
就又焦急得遠征飛還。

(七)

還有比人類更淺薄的麼？
東西在跟前，
也許能動心，
然而

Ausden Augen,

Ausdem Sinn,

「不見可欲」，
才能「使心不亂」，
這真是人類淺薄的性根

人類又是一種卑怯的動物，
凡一件東西還沒被摧毀，

誰先摧毀， 就犯罪，
已經成功，
大家便只有服從。
他們要壓迫的，
是那些已經被壓迫，
他們所同情的，
倒是那專壓迫人的惡魔。
人生的寶筏，
不過在設法讓人認為是既存勢力，
這就是亙古以來所有英雄的祕密。
一般人是在虛無的，
不會有理想，
好的方面決不相信，
一切又是命運。

人類也最不自量，
他們的妄想，過了感有的謙讓，
他們強不知以為知，
他們強所忽以為長。
天道喪味悠且久，
世人偏苦求，
人生在世不過百，
世人徬徨，
像永活。
宇宙間渺小的，哪有過於人類！
宇宙間及不自覺的，此外又有誰！

(八)

我看厭了這些愚妄者的，病態的面孔了
呵，
我不愛了，我不愛了，

可是，可是，除了這，又能抓到什麼？

呵，永遠讓我坐在蒸籠裏麼？

像兩一隻雞？——

「何昔日不芳草兮，

今直為所蕭艾也。」

呵，我愛的，是我得不到的，

我以爲好的，却被證明是不好，

我必加以拯救的，乃是我證明不能得

的。

美麗，光彩的，

終歸於是自己的創造，

幻夢呵，幻夢，原是自己創造的呵，

倘若這原是公平的調養。

三

(一)

幽暗的池沼之旁，

我的困憊實在令我疲勞，

我墮入了沈想，

在寂寞的幽深裏，

宇宙的核心，

在流動；在回響。

飄浮，

飄浮，

飄浮又沉降，

沉降，

沉降，

沉降又升騰，

呵，那像火花樣的，

蓬蓬勃勃，蹣跚着的，

是亙古以來的
偉大天才們的
榜樣。

我不覺閉眼了，
寂寞裏還不寂寞，
幽暗中，終有光明。

(二)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吾嘗饗吾浩然之氣」，

這是孟子；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這是莊周；

「一般人之接近上帝是因爲空虛，

偉大的人物之接近上帝是因爲感覺靈魂

的充實」，

這是高爾基；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這是孔丘。

我想孟子，

我想莊周，

我想高爾基，

我想孔丘。

(三)

世界上美好的東西，只有四件，

只有這四件，我要加以讚禮：

孩子！

女人！

藝術！

大自然！

我知道孩子是好的，
 因為他們在好的方面的傾向；誠實，愛
 美，求知，康樂，都是相同的，
 可見是出自天性；
 他們的壞却往往不同，
 壞往往不同，
 可見是成自環境。
 孩子們是天然的藝術家呵，
 孩子有最完全的德性。
 我還是愛整個的人類呵，
 所以我愛孩子們！
 孩子是無邪的，
 但你們為什麼把他壓迫？
 也有甚麼聰明，智慧，

但你們為什麼假藉，糟踏？

懂得愛，只有女人，
 懂得愛，只有女人，
 健康的女人，實現了健康的美。
 再純潔也沒有的是母性的愛，
 再溫暖也沒有的是女人的心懷。
 世界的荒涼，是女人給補綴起來的呵，
 女人散佈着愛，愛使人變成完美的嬰
 孩。
 女人的眼，是世界上最大的智慧，
 女人的笑，是世界上最大的慰勞。
 女人担負了人類苦難中最大的苦難，
 想到這，
 所有給女子的壓迫都該撤消，
 所有虐待女子的罪惡都不該發瘋。

男子生而有感。

女子生而有感。

一個男子而不懂一個女子是不可想的。

正如一個女子而不會發弄她的感情。

只有藝術的天才可以提高人類，

正如只有美景可以加冕國光。

我們承認一個民族，

是因為她有天才，

我們承認整個人類，

是因為她有藝術。

藝術是人類的燈塔，

藝術是人類的文化的花。

在藝術裏，最高的概念，

變為具體；

最優美的精神，

形式與內容合。

客觀與主觀一。

最高的情感！

最高的理智！

最高的情感！

最高的理智！

人類創造了什麼？

人類開闢了什麼？

惟一可以自給的，

還不是藝術的生活？

如果人等於造物主，

也就因為人間有藝術。

偉大的時代呵，

不是一卷環境，使人類

在宇宙？

不是一種環境，可以使人類天才自由？

藝術也還有樣範，

藝術的模範就是大自然，

天才也還有導師，

大自然就是天才的導師。

大自然沒有醜的部分，

春到夏，秋到冬，

四時有四時的美景。

濛濛的江河，

洶洶的激濤；

巍巍的高峯

長林的風聲；

去還有

細細的泉源，

蒙蒙的雨絲；

芬芳的花叢，

翩翩的蝴蝶；

月下花弄影，

日沒胭脂紅，

要優美，有優美，

要壯美，有壯美，

要色有色，

要聲有聲。

宇宙間有多少美的星翰，

碧空有多麼無垠！

美的大自然！

光的大自然！

力的大自然！

大自然的神韻呵，是生，

生的神韻呵，是突發。

沒注意鬮子裏的柳絲麼，

斗然間全是綠色，深綠，
人類從蠻昧到文明，
其間的過程也是飛躍，
一民族的天才的產生，
又是多麼現成！
大自然的神妙呵，
日月星辰底規律，
四時是那歷不夫，
事情相變重演，
隔多少年，
世事滄變再現。
去年的今日，
你可以觀其相似如一。
天網恢恢，
却也讓見著知微。
凡事必給人預感，

呵，神祕偉大的大自然！

(四)

我明白這些，

但何曾於我有差半點！

這個世界有什麼可留戀的，

也許是因爲這些寶篇？

人類偉大的精神呵，在這裏埋藏，

天才們的光輝，在這裏閃明，

我好像飢餓，

我缺乏精神上的食糧！

呵，我得吃呵，我得吃得你轉光！

但我又怎麼終是這般一個弱者，

我一切不能自作主張！

太多的理想惹動我上升，

我覺得疲勞，

壞的刺戟却牽引我下降，

我對於這些襲擊，覺得應付無方。

呵，那美麗的幻影呵，

又左右我的情懷，

世人的愚妄，

偏激動我的憤慨！

我嘗不顧一切，

惟美是求麼？

（那妨害我前進，是束縛！）

我還是甯聽從理智，

惟世人是救麼？

（人豈有那麼愚妄，不可憐而可咒！）

我棄絕這些謬妄的人類，

先從於自己麼？

（這也太自私！）

我豈是將我整個精神專運在古往天才們的遺囑裏去汲取？

呵，嘗這麼多，我願意一口吞下，

然而，就不一口，也何時能取得靈，用得竭？

（你們這些嘗虫，只會信口開河，說什麼，爲什麼不給我半點解
決？）

我何時得自由？

放棄一切！

（五）

否！否！否！

（一切都要，一均都要！

這世上惟一的道路是勇敢。

舉步邁前笑。

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

只有兩個，

一個是否認一切的

——破壞！

一個是肯定一切的

——貧！獲！

怕什麼苦痛，

苦痛是生命！

孩子！

女人！

藝術！

大自然！

去管一切，

這是生活，

一切要，

一切都要！

張縉道聯笑，

還溜道聯笑！

廿三年八月——廿五年四月

第一輯

星的頌歌（及其他）

廿二年——廿四年

夢林庚

時候還沒明了天兒，

一個小孩送了個小鷄來，

小鷄兒是那麼小，像拳頭，不大點兒，

孩子手裏還有封信，

果真具石印的，還寫着姓林，

寫的小麼，看了也得嘔，

一會石雨可真的到了，
我完閉，爲什麼送了個小鷓兒來，
還那麼早？

他一笑，據說是：

非天閉以前就不好，
爲的是預備天閉見叫，
好激發起個早兒。

廿三年五月十七日，北平

抒情小詩一章

雖然是一片，殘留，
但我已經在上面作過美麗的幻想，以爲
是蚌殼的了；
明知被證明了是瓦片，磚頭，
也給我了失望的苦，
可是我總讓它們失去了麼？

我將苦留。

廿三年九月廿八日，北平

夜和晝

天地的的大奇蹟，是
上帝劃分了夜和晝，
夜和晝，
彼豈不相識。

晝，夜，
兩個不同的世界，
異鄉裏，
還是故鄉的可愛。
夜和晝，
不同的戰場，

無怪世人相見不相親，
相親不忠厚。

廿四年三月十三日，北平

罪惡

人人有罪惡的心，
倘若一個人把罪惡作了，
就只賒下聖潔了。
所以
罪人是聖人。

廿四年三月十三日，北平

漫步

晨間的園中，
微風
吹着

每一個樹葉動；
每一個葉，
綠，
欣欣而向榮。

我忽欲遺世獨立了，
但我却立刻覺得
究有一種焦急的牽掛，
我不能棄捨。

廿四年五月十三日

述感

一切都陷入
蒼茫的昏昏了：
像夢；
是一盤糊塗棋。
人生蒸化透，

重返入空虛……

廿四年五月十三日，北平

想

幾年前少女的羞澀，
 宛然如昨；
 動人的，
 那麼紅的，
 像海棠花的面頰。
 這之後：
 有多少秋雨的長夜，
 有多少暮雲的黃昏，
 她懷念人，
 她懷念，
 她那空虛中的人。

廿四年五月十三日，北平

代言

紅豔的晚霞，
 是人們的幻想，
 翠深的山色，
 在蒼秀裏，
 却透出了前途的消息。

廿四年五月十三日，北平

無題

一 風波：信箋投弱，
 月露誰教桂葉香。

你太願狂！

你把我的熱情攪醒，
 你使它已如急流猛放，

然而你曲折了，
又有堤坊，
你教我怎麼抵擋！

陶醉人的眼；

紅，

而爛，

而嬌豔。

那臉；

水真的牡丹。

是那麼輕渺，

像粉紅紗窗裏的夢境迢迢，

把我整個吞噬了麼？

我又如微醺，

我欲在你的懷抱中啊，

化為鳥

（飛入你每個細胞裏的）
微塵。

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天津

北海之夜

看着看着，

夜的幕，

罩上了，

綠密密的叢樹：

紅豔的晚霞，

映上了

金碧輝煌的

瓦。

看着看着，

一切

消失在
 驟來了的
 黑的
 茫茫的
 夜，
 夜……
 代替了的，
 有——
 西方一顆永在的星。
 東方一輪初昇的月；
 湖水蕩漾中，
 紅燈的濃霧；
 喧叫，
 異域人的歌聲；
 却顯出波國人的寂寞。

遠遠地踏踏燈火，
 像雲揮發
 舟傍近
 黑——
 而紆紆的
 成了條紋的
 欲去却留的
 湖水的
 波。

我想到她

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晨，北平

——登嶗山華嚴寺有寄——
 這麼綠，
 深而無窮際的海：
 我想到她，

還像以前我的愛。

綠澗上，

雪白的灣，

成了陣列的浪花，

狂濤在在，

一瀉一瀉的

打到岸上，

一溜去了，

一溜又奔湧來了，

我想到她：

還像她和我那狂騷和熱烈。

青青的山草，

新綠的叢樹。

雨過了，

山路上這麼秀媚，清爽，

我想到她了：

還是她的神味和模樣。

遠處的低山，

潯潯的，

那麼黑：

還是她那

壓着情深的美麗的眼睛的

兩道眉。

我一步一步地攀上石階，

我一步一步地停住往後再攀，

我站不穩了

石在岸上

潔白的

濤。

我看不盡那

那麼綠

深而無窮際的海。

廿四年六月廿八日，青島

那一剎那

我想像那一剎那呵，

我忘不了那一剎那；

我羨慕那一剎那呵，

你那麼精神飽滿的，

水晶晶的眼睛，望着我。

彷彿有一種多末偉大的力呵，

推動你前進，

使你包容了一切，

這之下，你又撫愛着我，

水晶晶的眼睛，深摯的愛，照臨着我。

一切渺渺下去！

我們是在多麼純潔的，深廣的海邊，

這裏有的是莊嚴，有的是生命，有的

溫熱，

你那麼精神飽滿的，

推動着你自己，

又撫愛着我。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北平

星 的 頌 歌

呵，這神秘的，幽遠的，森森的夜間，

無垠的宇宙之中，

而照耀着你們燦燦的鉅星。

不像月光，

那麼病態的。

出現是有時的，

又常有欠缺；

不像太陽，

那麼執着，

太沉溺于人世；

你們啊，偉大的鉅星，

放射着永恆的輝光，

是屹然地表現着獨自的崇高的生命。

啊，偉大間的天才們，

點綴着萬物之靈，

啊，你們是各個有更偉大，更莊嚴的世

界的阿。

但是你們並不自誇。

啊，只有在你們那裏，是聽見出莊嚴，

和靜，深遠，永恆！

廿四年九月廿六日晚在北平清華園同

沈有鼎先生院中坐談作

我只要我底她

我什麼也不要，

我只要我底她，

我什麼也不要，

我只要我底她。

我今天才知道了：

理智是理智，

情感是情感；

可是我再不被理智的困了，

理智上的一切，

都是可憐的廢文。

我今天才知道！

太陽光底下

是金黃色

是這麼輝煌，

每一個枝，葉兒，

都在光明底下生長——

可是呀，爲什麼，

我心上還留有那個暗影，這般淒涼！

那逝去的一刻就不來了嗎？

月光照着她的面龐，

小舟裏接受著我的目光；

那逝去的一刻就不來了嗎？

熒熒的綠蔭下，

我傾聽著

她向我說話的溫柔，

我消受着

在圓厚的紅的臉上的

照臨着我，統籌着我，愛護着我的

那亮晶晶的

雙眸。

我要她，

我娶她，

我原諒她一切，

我再不恨她不是我的「理想」了，我原

先是爲她

太和壓迫她的庸俗妥協，

可是呵，我應當恨庸俗，

是庸俗，把我心愛的她改了裝。

她不會變呵，

她是她，

她是我心愛的，我所要的

與底隨、

去吧，庸俗的蟲豸們，

看我在這兒，

任是狂風怒濤，狂蛇巨虺，

心愛的，他何嘗不了你。

廿四年十月五日下午五時，北平

理智和情感

理智像自鏡。

情感像瀑洪。

情感是病態的月光，

理智是康健的太陽。

情感上的所得是一時的，

理智上的所得才是永恆。

理智上的所得是永遠的。與底隨、
情感上的所得是幾秒鐘，幾張口。

理智使人靜下去，

情感使人動起來，

從情感那裏有鼓舞，生出理想，

理智是保守的，只能維持現狀。

現在我確切知道：

理智的權威，

才是一切中的至上的；

人生的態度；

審美的才有幸福可享。

可是這審美的態度的認取，

能操縱的澈底的人始能之！

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北平

贈歌德（并序）

昔讀稼軒集，見有「讀陶集，愛不忍釋，乃作小令贈之」之語，今吾讀歌德集，亦愛不忍釋，乃亦贈之以詩。

我生在一九一〇，

你生在一七四九，

你生在德意志，

我生在中法神州。

可是爲什麼你所要說的，

全是我生命裏，自己所要奔流的？

你是不是一個遺物主的化身，要不，

爲什麼你的精神，飄漫宇宙？

我看你便是大自然

靈魂的莊嚴舞臺。

我看你那裏就是深刻的空幻的人間，
又摧動人向前走。

出污泥而不染，

入聖人之鄉而超凡，

歌德，歌德，吾將何以報之？

愛其人，想其德，將譯其詩篇。

廿四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夢境

我再不相信夢了。

從前，

我在夢裏，

看到魁姿，

還看到道了。

世事
紛亂其難

人生的快樂，不過一霎手，
長久的是悵惘，留下。
留下了，長久地留下了，是悵惘。
「交不忠兮怨長」。

自己手造的幻影，
又能夠多久？

晴色蒙朧了，
長鳥啾啾。

廿四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檢舊信

我總也不敢再想，

塵埃的遺痕

看了連雲雲送給的遺像

我沒有勇氣再看掃墓

友誼和愛情，

不過一個謊，

只有這一件是實的；

寂寞的心上的悲涼。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平

我願意

我願意他在我身旁，
可是現在已不能夠。

流光為什麼不能回轉，

回轉到我們相愛的時候？

流光為什麼不能停留，

把相愛的時候變成永久？

我願意她在我身旁，
可是現在已不能夠！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北平

嫉妬

愛好比一朵花，
蜜蜂分出嫉妬；
越愛越有嫉妬，
嫉妬把花吃走。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北平

月下

今天這座燈塔，
還像舊時模樣。

沒有她。

時候還沒有多久，

是這樣的月下：

小院，

藤椅上，

她，我，對坐。

她望着我，我，貪看

朦朧的月影裏，她那

美麗的面龐的輪廓。

已經成了回憶

像今天月下的那樹影。

那麼淒苦，

這那麼清楚。

我彷彿還聽得見
你今天的月影

我漫步着，走，
我已不知不覺。

我停一停腳步，
聽見是，窸窣的搖落的枯葉；
我停一停腳步，
是深林裏遠處的人語。

我不跑了，我不停了，
我望着我淒清的可愛的月，走。
一切的沉寂；
却又有驚人的聲響，
這是什麼呢？
沒有人，
是自己的，勻稱的蹣跚的足音。

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北平清華園

月色

幽暗，
森嚴，
黑黑的林：
大地，
皓潔，
月色如銀。

穹空，
清輝萬里，
照澈我的心；
我願
洞達一切，
作一個哲人。

二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北平清華園

我笑了

鬍子和小丑，
在我面前就裝出另一番面目，
這給我了失魂的苦；
但是我笑了。
因為這是應當的

鷄狗也有羣，
阿貓也有友，
偏剩下我孤獨；
但是我笑了，
因為這是應當的。
幻影去了！
被證明的還我自己。

一步步逼我屈服。
但是我笑了，
因為這是應當的。

我偏不把自己看小，
虫豸們，
我笑了。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

暗影

為什麼我心上留有這麼個暗影
明朗的日光來隨呵，晒不了去？
山那末藍，也不會藍了去？
我的靈魂，是逸遊了：
在燦的頰上，

在她可愛的口糖，
在她笑了時低低的頭，
而逸。

我在那冷漠的心，
忌妬的屏障，
醉的吻，
自己的荒涼，
而迷惑了。

我在回憶裏，像又
步過兒時遊玩的
艱險又歡快
渺茫又真切的
林泉，
小石，
山，和
溪邱。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濟南

第二輯

真理的發現 (及其他)

二十六年

清泉

從前有一個人旅行，
是那麽困乏了；
他那裏求的太多的幻影
疲勞了他的長征。

忽然他一天發見了一個可愛的水源，
他可以靜一靜心；
清泉裏

映着他自己堅毅邁進的影。

但他願意是一隻小船，

爲這清泉浮透；

但他願意是一種微風，

貼着那安詳的水面飄行。

他願意墜入那清泉的深處呵，

把全身的雜質洗淨，

他願意永遠純潔，

他願意和這永遠純潔的溪流相同。

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北平

我出遊

我出遊，

我見了些像另一種人的人類；

我哭了，
我嘴裏笑了。

我出遊，

我見了些發育得正旺的孩子；

我心裏哭了，

我嘴上笑了。

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濟南

庭院

小小的庭院，

我願意到了夜間：

月光照着瓦色，

灰色的是碧琉璃了；

屏頂稀疏的枝樹，

纔作海峽的大珊瑚；

尾音是魚脊吧，

峯巒的山海是島嶼。

我現在遨遊在海的中央，

但我忽然想到我的好友了，

好友在遠方。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濟南

贈一個女孩

你為什麼也叫菱菱？

菱菱是我從前的一個女友的名。

我們沒說什麼話，

你攬着我，拉着我的手，

你那麼歡，是變成了孩子了，我那女友？

我們沒說什麼話，

你歡笑，你低唱，我拉着你的手，

是夢裏還是天上？我又會看我那純正

無邪的女友。

我走了，我想我那純正無邪的女友，

也別了，你這個可親的小友。呵？剎那

的快樂

過了，是

鉛重的心

當作步調的琴。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

北海夜遊

靜悄悄的夜，

我們在吃茶。

看燈火明滅；

涼風吹着衣袂，

月搖晃着銀波。

入項多苟苟，

合湖山嶺峯

湖山嶺而與，

見人間之藐小，

思天地之悠悠。

靜悄悄的夜，

我特在吃茶。

我忽然經過，

想永恆之常在，

惡人怪之醜薄。

滄茫的夜，

微燭在吃茶。

看燈火明滅，

清風吹着衣袂。

月搖晃着銀波。

廿五年七月廿九日早六時，北平

我沒有第二句話說

你趕快到我跟前來吧，

我沒有第二句話說。

一切的一切，

在我已經失效，

糊塗的涉想，

也已使我疲勞。

情感的痛苦，

我算知道；

你即使遠去了，

這情感或會把我拘牢；

就是你死了，

這情感也不會讓我脫逃。

未來的我可以排遣，
我無法排遣的是已往和目前。

（你叫我如何忍耐？

我願意哭個痛快！）

我沒有第二句話說，

我願意馬上在你的跟前。

廿五年七月廿九日八時，北平

真愛的發現

有誰的眼睛，

那麼看我？

有誰的聲音，

那麼柔和？

沒有她，

我永不能快樂；

沒有她，
我根本否認我！

千言萬語
是多說，

只要有她
有一切！

廿六年一月廿七日，北平

第四輯

女嬰之歌（及其他）

二十八年

記和一個友人的談話

(一)

我不能忘懷那暢談的一夕，
這當然不尤我，也有你。

我們上兩所談起與談的是 *Brabant* 體的一首詩。
現在我寫成 *Brabant* 體的一首詩。

在人生的長途上，我們是剛剛起步，
但也領略了不少酸、甜、辣、苦；

可是我們更增加了對於人生的熱愛，
我們既不想逃如狡兔，也不想守如處女。

我們也寄居過那寒氣凜冽的北方。
我們也享受過那棕櫚烈日的光；
痛心和憎惡的感觸不是沒有，
但，壓不過那懷念各地方的優長。

談起了那些曲折，迷幻。

談起了那些慷慨，悲歡；

談起：「這人生怎麼無窮，
真覺得無窮的悶悶」。

你說，「這個自然不錯，

可是人生給我們的真也太多；

(我們難道不想法報答？)

「因無窮的人生，我們有無窮的工作」。

(二)

你讀起你的譯詩，

我得了那麼多的啓示；

我知道我們國語的美麗，

我知道要如何充分運用我們括的國語。

當我們讀到這波斯人的歌唱，

我們似乎可以分出東方和西方：

一個是虛無主義的逃避，

一個是異教徒的不馴的反抗。

西方的精神是那麼鮮明：

東方的文化却充滿了愁感，惆悵。

對於真理，東方太多餘的是妥協和容忍，

關於愛，東方何嘗有真正的愛情，有的

只是色情狂！

我又很快地迴想，

你會深深地愛慕西方：

從流利的英語到美麗的國語，

從身軀的優美，到精神的健朗。

我承認，快樂的你，何嘗沒有苦悶？

只因爲苦悶也有東西之分；

你富有那西方式的悲痛，焦燥，有時

想毀壞一切，

但決沒有東方式的沈溺於酗酒婦人。

(三)

談到現在我們國家，我們偉大的國家，

你和我，都高興得心花怒發！

她那新的生機正在醞釀，正在準備，

她不但有她那屹然而立的，斑斕的古代

文化，

只是可惜的是，中國的真正精神，

會遺失那些亞細亞的 inferior complex 的

「不憤不學」，「樂以忘」，「朝聞

夕死」的氣魄失掉了；

「哀民生之多艱」，「忍而不敢言也」的胸懷，也久已黯然無聞！

我常說，只有孔子和屈平，

這是中華民族人倫上的兩個最高峯，

一個代表「樞心所欲不踰矩」的古典理智，

一個代表「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浪漫熱情。

你說，「世界上還很少人能真正了解中國文化，

假若了解了，她的實感應當不難趕上希臘，羅馬」

你又說，「這世界應當多麼美滿，多麼

快活，

假若希臘羅馬的文明之中，又有中國的

文明參加」

你又說，「假若拿這地方人的聰明

情，加上那地方人的勇敢氣魄，再

上另一地方人的慷慨悲歌，

以及各地方人的優良都表現在這個國民的身上，

這該是多麼好的性格，那是多麼偉大的國！」

「前輩我們敬畏」這是那談話的結局，

「但我們不能放鬆自個，

我們又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

掀起更廣大的心靈的交流」

(四)

這談話過了好些時候，我仍然咀嚼着：

人生無窮，

趣味無窮，

體驗無窮，

工作也無窮，

暗暗的山影，
靜靜的波。

蒼茫的江色，

淡籠的月；

不語的天地，

遠處兩三點燈火。

這談話過了好些時候，

從那時候起，我不斷預祝着：

中國的光明，

世界的光明！

二十八年一月十三日，重慶

蒼茫的江色，

淡籠的月；

鎖定的宇宙，

偉大的山河！

月

蒼茫的江色，

淡籠的月；

我數算着離散的朋友，

蒼茫的江色，

淡籠的月；

我吟誦着歌頌中昂然的國。

蒼茫的江色，

淡籠的月；

古今來川流不息的精神，

在那裏洋溢，在那裏閃爍。

蒼茫的江色，

淡籠的月；

她給人了時，

她給人哲學。

廿八年二月二日，重慶沙坪壩

一個鐵工廠

竹片的屋頂，

灰色的小房；

也不怕風暴，

也不怕風狂；

你想不到

這是一個鐵工廠！

竹片的屋頂，

灰色的小房；

這裏有軋軋的機器，

這裏有苦幹的工匠；

沉着邁進，

這是一個鐵工廠！

竹片的屋頂，

灰色的小房；

是鉅人吞噬着無聲的焦炭，

是火山流着黃金色的熔漿；

熊熊的火苗，
這是一個鐵工廠！

竹片的房頂，
灰色的小房；

（那機器只輕舒猿臂）

寸厚的鐵，好比切豆腐，

鋼板上的孔，像穿紙張；

鑄造鑄銳，從容不迫，

這是一個鐵工廠！

廿八年四月廿七日，重慶沙坪壩

人生幾何

人生幾何，

爲什麼把生命力壓迫？

該作的事不許作！

該說的話不許說？

人生幾何，

爲什麼把青年氣壓迫？

情感不能奔放，

敵友不能明白？

人生幾何，

爲什麼中國沒有泰爾德？「姓」

聽什麼「內方外國」，

聽什麼「悔其少作」！

人生幾何，

強烈的生命力歸來乎！

強烈！強烈！

悍然不顧，衝開一切！

廿八年四月廿九日，重慶

【註】取Torder紀念Winckelmann一文的命意，他說青年人作品之富有活力，為成熟的作品所不及者。——道和中國青年們的「導師」是很不同的。

譴責

是進化倒轉？
是時光倒流？
為什麼獸進化了人，
人又回到獸？
是我們錯讀了歷史？
還是歷史根本荒謬？
為什麼已從殺掠到文明，
現在又殺掠不休？

漫漫的長夜，
是撒旦蹂躪了一切，
跳梁的，是赤髮獠牙，
奔騰的，是魍魎妖魘。

我秀麗淡雅的園子是誰侮辱？
我肅穆莊嚴的故都是誰霸據？
我至聖亞聖的生地是誰毀壞？
我雄奇宏恢的金陵是誰狂屠狂宰？
腥羶的河山，
污穢的田園；
腥羶的河山，
污穢的田園！

人類千辛萬苦地收穫，

我不知道，除了文化還有什麼？

可是一遇到文化之屠手，

光明全暗，一切不留！

有多少先哲的心血精晶化爲紙灰？

有多少精勤的學者前功盡毀？

有多少文化上的成就不翼而飛？

有多少就學的青年半途而廢？

人類最寶貴最無價的天爵，

我不知道，除了崇高的情感還有什麼？

可是一遇到倫理之屠手，

美善全毀，一切罷休！

有多少骨肉，牠給離開？

有多少兒童失掉了父母的撫愛？

有多少良友的生命，牠給奪走？

有多少和悅的面孔，牠給換上了慘

愁？

這真是歷史黑暗中的黑暗，

人類變態中的變態！

血築的五月，

屠手又投來了殘忍的火，

民族的深仇從此加大，

除非償清，決不會半點妥協。

我不信進化永遠倒轉，

我不信時光永遠倒流，

我不信歷史就是殺掠，

我不信妖魔逞能永久。

待肅清妖氛，

重滌宇宙，

到那時看鳶飛魚躍，

總感到怒吼！

廿八年五月廿五日，重慶

女環之歌

你心裏有什麼憂？

面上這樣哀愁？

你既是一個男兒，

不應當這樣優柔！

你說世界上沒有好人，

可是你又說不忍逃避？

那末你愛什麼？

屈平，你心裏這麼矛盾！

我知道你有理想，

所以你看著一切乖張，

你覺得人情太冷，

溫暖不了你的熱腸！

你常想莊嚴榮譽的人類，

可是你痛苦了，因為遇見的都是蠅蠅小

鬼，

但你沒想

這原是人道主義的苦味。

你的世故太淺，

世界原不如理想那末圓滿，

但你沒想

世界也沒有真像你想的壞得那般。

宇宙的秩序終是永久，

歌 頌 的 星

偶爾的收場仍要復舊，
你應當把眼放大，
一切的芥蒂可以化爲烏有。
請你把心以發展，

請你止住淚流，
請你用剛強降伏寂寞，
好好把堅貞的性格謹守！

廿八年六月三日，重慶

A 2
40 4073
11

¥ 9.83

歌 頌 的 星

50